

武汉营心得报告

潘亦迎 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博士生

在报名参加武汉营的时候，我对这个研习营的期待原本非常简单。由于我博士论文所关注的川东地带与鄂西一带毗邻，许多明清时期的问题一如移民、族群关系、山区治理、民间叛乱等一在两个地带均有体现且紧密关联。因此，我原本所期许的不过是经验层面的收获而已：了解一下鄂西地带的田野材料情况，并对湖北这一地域作一些感性的体知。在研习营短短十天内的所思所得，却远远超过了我原本的预期。我在武汉营中所收获的不仅仅是零碎的经验层面的知识，更多的是方法层面的体悟与反思。

激发这类方法反思的，其实是一些非常直观的田野经验。例如，在武当山考察时，金殿外围的百余根明代铜栏杆铭文曾引起了不少老师、同学的注意，而我也其中之一。这批铭文所包含的信息实则非常简单，重复性也非常高，但其中所包含的若干籍贯信息却非常值得玩味：大部分出资铸造栏杆的信士为云南籍，出资信士中包括一部分客居云南的江西、湖广、浙江籍商人，若干陕西、山西籍的脚夫参与到了运送这批铜栏杆的过程中……这些碎片化的地名在万历十九年这一时间点上汇聚到了武当山上的这批铭文中，然而这些地名所暗示的诸种历史脉络却比万历十九年这个时间点以及武当山这个地点丰富、深远许多。这些地名可以不断地引导我们去追问：庶民如何参与到了武当山这一神圣空间的不断再塑过程中？真武信仰如何进入、影响了云南的地方社会？客商群体与信仰传播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客商在明代云南地方社会中扮演了怎样的经济、社会、文化角色？在云南地方社会中，不同籍贯的客商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往来与互动？人群的流动如何影响了云南这一西南边区与其他地域之间的互动？在这一类地域之间的互动中，有没有明代中央王朝的介入以及中央如何介入？……

这个问题的清单可以无止境地列下去。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铜栏杆铭文所思考的大部分历史脉络，实则也与武当山这一历史现场失去了直接的关联。换言之，田野材料或田野现场所能带给我们的，很多时候并不是直接的证据，而是对于更大的时空结构的想象力。诚然，单独的田野材料一如一份碑刻或一份家谱一往往只为我们讲述了特定的主体在特定时间、地点中的活动与经验。然而，没有主体可以脱离一定的时代、地域、与社会结构而独立存在，也没有经验能够超脱于更长时段的历史现象之外。我们探寻历史现象与历史脉络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正植根于个体经验与长时段、普遍性的结构之间的啮合关系。田野材料所呈现的，

正是这些啮合关系的截面。

除了上述方法层面的收获外,武汉营也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了成长于不同学术、社会背景下的老师和同学。与各位老师、同学的交流、学习也给我既有的知识体系带来了或大或小的冲击,使我获益匪浅。